

連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連縣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連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連縣政協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朱雀玄武

王东甫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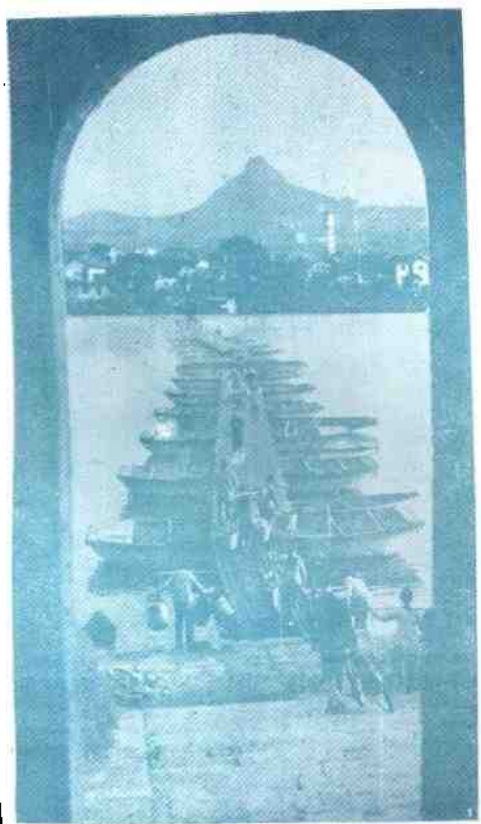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秋，在县坡东山街基建中，挖掘出汉代古墓一座，墓中有青铜器、陶器工艺品一批。经省博物馆专家鉴定，认为其中青铜器“朱雀玄武”造型优美、独特，系我省难得的出土文物珍品。

11521/08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49
(50) 50
(51) 51
(52) 52
(53) 53
(54) 54
(55) 55
(56) 56
(57) 57
(58) 58
(59) 59
(60) 60
(61) 61
(62) 62
(63) 63
(64) 64
(65) 65
(66) 66
(67) 67
(68) 68
(69) 69
(70) 70
(71) 71
(72) 72
(73) 73
(74) 74
(75) 75
(76) 76
(77) 77
(78) 78
(79) 79
(80) 80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双溪亭外望巾峰山与慧光塔

(振戈 摄)



江水与三江水在连州城南渡口汇合。宋绍兴年间，连王大宝在汇合处建有“双溪阁”，俗称“双溪亭”。涨，波澜壮阔，清浊分明。“双溪春涨”为古连州八景之一。亭上镌有对联：“双眼豁开看往来过渡人此岸旋登溪头分泻到点滴归源处两河统汇一河。”从亭中往外望巾峰山与慧光塔，巾峰山与慧光塔历来为连州城的

以
者酌
部。
会
事

迄今已八百
写《燕喜
重书“燕喜
劲，八十多
破坏，“燕喜
。近年，政府
原。现为恢复
片。如有保存
物奉还并当算
料研究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

目 录

我率部起义的经过……成占圣口述 黄麟威记录整理	(1)
一九三八年参加下乡宣传工作回忆……关照禧	(12)
邓炎汉烈士生平事迹回忆……肖怀德	(16)
抗日战争时期的龙贤关……关照禧	(23)
邓如森导演《“九·一八”以来》……天 启	(32)
连县米机创办和群众打米机经过……何泳珠	(34)
抗战期间东陂区抢米事件……邱士惠	(41)
记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陈才禄	(45)
星江中学迁往东陂记略……何文丁	(48)
记莫家驹先生捐款助学一事……肖怀德	(50)
接管连县邮电局的经过……成崇俭口述 陈荣镁记录整理	(52)
抗订门牌事件始末……谢健朝	(55)
夏滢城解围史实记……黄鳞羽	(57)
解放前连县县城的烟、赌、娼……梁万里	(62)
连县征收田粮机构沿革……叶先根 邓国器	(66)
抗战期间连县国民兵团概况……叶嘉辉	(70)
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在连县概况……叶嘉辉	(74)
征稿启事……编辑部	(77)
征求“燕喜亭记”碑刻拓片启事……编辑部	(78)
照片：朱雀玄武……王东甫摄	(封二)
双溪亭外望巾峰山与慧光塔……振 戈摄	(封三)

我率部起义的经过

成 占 胜 口 述

黄麟威记录整理

一九三八年，我在连州中学读初二时，加入了连县少年抗日工作队（党直接领导下少年抗日组织）。一九四〇年三月，由黄孟沾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黄济王，伍麟书、欧阳学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由于没有与党派来的李信同志接上头，便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由于自己认识不够，直至一九四七年都没有找过党。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旧历十二月初六日），连县星子区武委在大路边与潭源洞等地区，组织领导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听到消息后，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县长黄麟玉打电话给浦上乡（含大路边）乡长成崇厚，命令他动员参加共产党暴动的人“三日之内，回乡悔过自新”。说什么如不回来“自新”便扣押家属，如果乡长不执行命令便按军法处置。成崇厚的宗族有很多人参加过武装起义，如果执行命令，抓的都是乡亲；如果不执行，县长的口气这样强硬，又不好对付，

左右为难，思之再三，只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成崇厚出走后，乡长由谁来担任呢？副乡长和其他人选又怎样安排呢？这是国民党政府与星子区游击队都很关心的问题。按理，乡长逃跑了，应该由副乡长顶上，可是副乡长成伯芳贪生怕死，既想当官又怕丢命，于是便向县府提条件说：“要我当乡长可以，有关捉人，打人的事我不理，我只管管人家两公婆吵架的事，那些打打杀杀的事你们派人来管好了！”县府无可奈何，答应了他的要求，派何玉乾带了一个保警连进驻村中新书房，专管抓人、打人的事。另外，成伯芳也想到：如果安插些游击队的亲属在乡公所，游击队就会“投鼠忌器”而不来袭击的。他自以为这个办法很聪明，于是向县府推荐并由村中父老保举我担任副乡长，成崇仁、成九现为乡干事。

一九四八年旧历四月二十六日我接任副乡长四个月后，县长黄麟玉带领大批人马到大路边村，召开浦上、潭源、山河三个乡、保长联席会议。会议内容是：一，安抚第一次暴动潜回家中隐蔽的人员，要想方设法规劝他们投降自新；如果规劝不成，便来硬的。二，加强军事力量，彻底消灭留在山上的“残匪”。

但在两天后（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点，连县星子区武委领导了大路边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很多是在第一次起义后隐蔽在家的人员），在成城、成崇实带领下，袭击了浦上乡公所，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

龟缩在大路边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成仕选及乡长成伯芳当晚被吓破了胆，第二天一早就在保警连的护送下逃到星子，接着逃下连州。这次暴动再次震动了连县。国民党政府老羞成怒，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到处捉人；派出大批军队围

剿游击队。我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怀疑，在大路边站不住脚了，决定学成崇厚的样，远走他方。我得朋友的帮助，辗转到了香港。我在香港逗留了四个月左右，于一九四八年旧历九月回到家乡来。

大路边第二次起义后，成伯芳再也不敢当乡长，而我这个副乡长又逃跑了，因此乡公所瘫痪了，成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空白点。这时，县长黄麟玉已因“戡乱”不力而下了台，詹宝光接任县长。浦上乡领导权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地党为了多取得一个立足点，继续积蓄力量，考虑到我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且在第二次起义时立过一些功，经受过实践的考验，于是坚决通过成翼孟、成崇俭、成善渐、黄在中等进步人士出面推荐，由我来当正乡长兼自卫大队长；而国民党这一边，又因为没有人敢当这样一个乡的乡长，对我虽有怀疑，却抓不到把柄，只好同意我当正乡长。

当时浦上乡乡公所的成员，有亲共和反共两派。副乡长成善渐、经济主任成英物、户籍干事成遂上、经济干事成九现、事务员成德选、自卫大队副陈凤来和副官成大信都是亲共派。副乡长陈才用、粮仓保管员成敬统、乡民代表主任蓝文彬和乡队副石万胜等都是亲国民党的。

我一上任，国民党政府便要我征兵、征粮、“剿共”、杀人。为此，县长詹宝光四次写信拉拢我，甚至亲自登门与我密谈，封官许愿，要我“为党国效劳”；星子区青年党头子曹节甫、国大代表唐耕成送匾给我，匾上写“忠诚党国”四个大字，并与我称兄道弟。艰难的处境和国民党的利诱使我产生了思想问题。我非常希望与共产党的领导见一次面。成崇俭把我的意见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不久，共产党派成崇仕与我在成崇厚家中会谈。在会谈中，他代表共产党和游

击队指示我：“征兵问题，用拖的办法，一拖再拖，拖到最后无可再拖，也决不要拉夫抓人，可以用抽签出谷请人应征办法解决。征粮尽量用公偿谷顶，让富户去应付，不要损害基本群众的利益。对于游击队的活动要大力支持。对那些在第一、二次起义因战斗受挫折回家避难的同志，要好好保护。对大路边乡公所的枪枝弹药要保存好，一点都不要失漏，随时听候我们的命令，拉队上山打游击。”他还讲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鼓励我向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他说，不管是谁，只要他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一席话，使我坚定了走向光明的决心。我向他表示坚决接受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和尽力去完成。

一九四九年一月某日，副保长成明鉴来报：“油田高岭，寒水、鸭婆磊有一股‘共匪’”。要求我立即派兵剿匪。为了保护游击队的安全，我密派亲信成细毛（自卫班长）化装去寒水、鸭婆磊一带通风报讯。一个多钟头后，我才集合了一百多人到那里去。为了拖延时间，我先召开保、甲长会议，跟着是吃中午饭，直拖到下午三点钟才出发搜山。上到半岭已四、五点钟。我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吸烟。吸烟之后，队伍搜索了半个多钟头，我便吹哨收兵回去。事后，我才知道成崇仕带了十多人的一支武工队在山上岩洞里躲藏，要不是我早收兵，势必会开火，好险哪！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的某一天，县长詹宝光带领两个保警连和一连便衣队，共三百多人，不让我乡公所知道，直扑浦上乡第五保油田高岭一带进行搜索。他们没有发现游击队的踪影，就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盲人到乡公所来捆绑上闸。晚上，乡公所四周围枪炮林立。詹宝光找我谈话，他假惺惺问寒问暖后突然单刀直入对我说：“占胜，你大路边村的围墙

又高又大，八个门楼的锁匙都由你掌握，为什么经常出现黄孟沾、成崇正(均是游击队的领导人)的布告呢？”我想了—下，回答：“我村里的八座门楼虽然可以关锁，可是三条地下水沟却是无法阻塞的，那些水沟宽二尺，高二尺多，谁都可以爬进来。”他听后哈哈大笑，心里怀疑我通共，却抓不到把柄。吃了点东西，他突然问我：“占胜，讲老实话，你给六成我，给四成黄孟沾、成崇正好不好？”经这一问，我又是一惊。这是一副绝对，很难对答！如果我说给他十成，他自然不会相信；我即使说只给一成游击队，也会杀头的啊！他是在试探我的态度啊！当时，他的周围布满了警卫，杀气腾腾，只要我答错一句话，马上就会被扣。我想起了共产党的教导，于是镇静地问：“詹县长，你什么时候走？”他一惊：“怎么啦？”我将他一军说：“如果你后天走，我今天和明天都给你十成，如果你明天走，只要你一离开浦上乡，我就要给游击队六成了！”他又是一惊：“怎么啦？”我答：“怎么啦？今晚你带着几百兵在这里，我估计黄孟沾、成崇正的游击队起码走开去两百里路，我高枕无忧，当然给你十成，但你一去星子，这里就只剩下几十个烂勇，怎么打得过游击队？我不给六成他们又怎么站得住脚呢？”他不做声，我继续追击：“詹县长，我与你换一换，你留在这里当乡长一个月，看你给多少成游击队！”他一面哈哈大笑，一面用眼珠碌我，可始终抓不到我的把柄。谈到十点多钟，我把乡长房退给他住，自己下楼与同事成崇俭同睡。半夜四、五点钟，詹宝光的勤务兵突然送来一张詹的手令：“搜村！”我把成崇俭一踢，他惊醒了，用电筒往地下一照，急忙穿了鞋就走。原来有一个名叫成循转的游击队女战士近日回到村里医脚，此时已来不及撤退，成崇俭要去通知

她找安全地方躲藏。天麻麻亮，詹宝光果然带兵入村搜查。八个门楼都早已封死。保长成明鉴在成循转家里发现一个炒药用的小锅，说：“乡长，这里有一个炒药用的小锅！”好在他是用星子话说的，兵丁们听不清。我镇住他说：“炒药的锅又有什么问题！难道普通百姓就不能炒药吗？”这时，成循转的姐姐成循幼很机警地说：“这是我前几天跌伤了脚炒药用的小锅。”成明鉴不敢再哼气。兵丁们直搜到大天光，毫无结果。早上七点钟左右，詹宝光又下命令：“占胜，你把大路边所有四七、四八年参加过游击队的人都集中起来，我要训话！”我听后心头一惊，要他们集中，是不是想一网打尽呢？我毅然说道：“这样不好吧？他们回乡后，却都安分守己，和游击队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何必扰动他们呢？而且要集中也集不齐人！倘若把他们逼紧了，恐怕会逼出问题啊！”他不听我的，坚持要我执行命令。我又第二次请示：“惊定之鸟不能再惊动，再惊动就会飞，况且现在又有许多人出工去了，要我去把他们硬叫回来，我今后难做人啊！你是否要抓人枪毙？”詹听了，哈哈大笑说：“不会，不会。我只是训训话，安定安定他们的情绪，决不会为难他们的，你放心！”话虽如此说，我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一面派成崇俭（乡公所文化干事），通知游击队接应，一面通知由我掌握的自卫班作好战斗准备。倘若詹宝光一下令抓人，那我就先开第一枪杀死他，然后跟他们火拚，宁可同归于尽，也决不让他们把人抓走。詹宝光很狡猾，训了一番话之后，他即回乡公所吃饭，同时“邀请”成翼孟、成崇俭两位到乡公所坐谈。一上乡公所楼上，詹的几个卫兵立即用枪将他俩顶住，说是有要事请他们下连州商谈。就这样，他们被软禁起来了。乡公所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我要救他们已经来不及

了。我几次要求詹宝光将他们释放，愿以身家性命作担保也无济于事。詹下令把那个抓来的盲人押到大路边村外枪杀了。成翼孟、成崇俭两人则被押往连州监狱。不久，在把他们押往韶关的途中，在凤头岭，成翼孟同志被杀害了。

继大路边搜查之后，詹宝光来了更毒辣的一招。他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命令浦上乡乡公所由大路边村搬上油田村。他连下三道命令：不搬，军法处理！油田是游击队由东山到西山活动必经之地，如果在那里安上一个乡公所，并且驻扎上一百多武装士兵，这对游击队的活动，自然是非常不利的。更毒辣的是，詹宝光强迫油田高岭一带十多个山村的群众都集中到油田平地上来往，企图用此法来切断人民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饿死游击队。为了打破他的这个阴谋，我布置亲信（自卫班长成细毛）向群众通水说：等到兵丁们回到县城，便可自动搬回原处，乡公所可以假装不知。结果不够半个月，群众都搬回了自己的村子，詹宝光的阴谋彻底破灭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的一个下午，我去显子出席“剿共”会议。回到大路边刚住了一夜，游击队通讯员成珠红就秘密送来一封信，告诉我有十多个游击队员住在潘家村。我看过情报后，认为是平常事，照常骑马从大路边上油田乡公所办公。谁知走到十八间，第五保保长黄国津飞跑着来报告说：

“有十多个共匪在潘家村”。还催促我下命令围剿。我故意抽了一支烟，突然说：“你谎报军情是要受处分的。”想把他吓走。他顽固地说：“绝对不是谎报军情！”我想出一条缓兵之计，命令他：“你先回去把凤头、大梓塘、油田这三个保的集结队带到大塘村桥头集中，我叫人通知大路边的县保警连到大塘村集合，一同去潘家村‘剿匪’。如果你们不等到县保警连来，就出发，当以违反军纪严惩！”我叫他复

述了一次命令。他跑步回油田去了。等我骑马进入油田村时，他已经集好队出发了。我叫他的队伍停下来，要他再复述一次命令。他们走后，我即派成细颈从黄泥田那条小路赶到潘家村，通知游击队员向瓮缸装水岭方向转移。他走后，我才派人回大路边通知县保警连到大塘村桥头集中。接着，我虚张声势地带着百多人的队伍到了潘家村，其时游击队员们早已安全离开。半小时之后，大塘黄国津和保警连的“剿匪”队伍才到达，他们等于是来送客了。许多集结队员借口搜查闯入群众家里，搜物资，搜粮食，随意糟踏家物和调戏妇女。为了减少群众损失，我想出了一条调虎离山之计，马上叫潘家村副保长潘水桶买一条百多斤的生猪，抬到大塘去剖。士兵们听到有猪肉吃，飞一般地涌向大塘吃肉去了。

“并村清野”时，游击队员成冰山不幸被俘和押到油田乡公所。我暗中布置自卫班好好照顾他。但乡公所内的反共派陈才用、黄国津等，却日夜催促我处决他。他们质问我：

“这个人还不处决，留下来干什么？”我装模作样审问了成冰山两次。当时由于乡公所内的亲共派成翼孟、成崇俭两人已经被捕，碰到事情没有靠得住的人商量，所以我觉得很为难。马上拉队上山吗？游击队早说过时机尚未成熟，况且为了救一个人而暴露目标和打乱计划，代价也太大。经过两天两夜的考虑，终于想出了两条妙策。第一，星子区九乡戡乱指挥所主任黄孟府是我嫂嫂的哥哥，我可以请他下命令放人。这样做，既可以救人，又不会暴露我们的身份。第二，万不得已时，暗地里叫人打破狱窗通知成冰山半夜逃走。这样做，我最多得个防范不严的罪名。我先向黄孟府打电话：“黄主任，下面保长送来一个青年仔，他们说他是共匪，怎么处理好？”“枪毙算了”，黄孟府这样回答。过了

一支烟工夫，我打电话请示，他还是答复说“就地枪毙。”我又打第三次电话：“老大佬，那个青年仔叫成冰山，才十八岁，是在潘家田庄管田时被抓来的，他们硬说他是共匪。现在关在我这里，怎么办？”他见我连打三次电话，就问：“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说：“父母很穷很善良，在我隔离屋住，自小和我一齐长大，独生子，父母年过半百，说起来十分可怜，大哥说要枪毙，叫我真难做。”他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说“‘交保’好不好？”他说“保就保吧！”我故意把黄孟府的意思告诉乡公所的人，使他们不敢阻拦，于是我叫成茂昌找了三个人把他的儿子保了出去。

一九四九年旧历四月，国民党实行“行政军事化”。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连县县长李楚瀛自任反共救国军军长，任命我为第二十五师第二团第三营营长。五月初，军部命令我把浦上乡一营武装带到星子镇集中受训。接到命令后，我很苦恼。去，容易陷虎口；不去么，又成了抗拒军令，要受处分。我派人到游击队向“金星队”中队长成崇仕请示办法。成的回答是：“游击队的力量，尚未壮大到可以抗击敌人围剿的程度。如果你把队伍拉上山，目标太大，不宜于活动，更何况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去星子集中可以，但是一营人马，一支枪，一个人都不能少，将来要如数带到游击队里来。”

接到指示，我的心豁然开朗。我带队到星子，向“剿匪”司令部团长黄昆山报到，他指定我的队伍到星子镇外的寮前坪后岗驻扎，很明显是不信任我。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好处，打开门楼，一条大路直通大路边。我一到就把门楼的锁匙抓到手，准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带队向大路边转

移。两天后，八个乡的部队都配备了机关枪，唯独我部不配，我更警觉到国民党政府对我有所戒备的了。又过了两三天，有消息说，李楚瀛要到星子黄村地坪来检阅并整编星子区九个乡的部队，又过了几天，听说浦上乡营要由塘庄乡的郑光来担任营长。我的心紧张得快要爆炸，部队一改编，不但我个人失去兵权甚至可能被捕枪毙，而且将使游击队少了一营未来的战士。我两三天食不甘味，睡难入眠，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想到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我到星子镇铺家“少生隆”打电话密告留在油田乡公所的事务员成德选，叫他晚上连续打五、六次电话给戡乱指挥部主任黄孟府，说占胜的母亲从楼上跌下来，九死一生，要占胜立即回家处理。我打完电话后，当晚便藏到一个秘密地方去，不让黄孟府找到我。成德选依计而行，当晚真的每隔半小时左右就打一次电话。黄孟府与我有亲戚关系，听说我母亲快要死了，就派人到处找我。到天亮也没有找到，弄得他非常焦急。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估计戡乱指挥部定然已坐满了长官和绅士，便装作无事地来到指挥部。一入门口，黄孟府便指着我大声喝道：“占胜，你到底跑到哪儿赌钱去了？昨晚你们乡公所连续打了五、六次电话来找你，说你母亲从楼上跌下来。恐怕现在亲家娘已经死了，还不快回去！”我说：“老母死了，我也不敢回去。”他问：“为什么？”我说：“人少了，游击队会把我吃掉，带多点人，你们又不同意。”“你怕死就多带一点人马去吧！你自己不是有一营军队吗？早去早回就是了嘛！”

黄孟府下了命令，我多带人马回乡，相信谁也不会阻拦。这正是逃离虎口，免于被吃掉的良好机会啊！

我回到寮前坪后岗驻地，马上把队伍分成三批，第一批

八十多人，由我带领，上午十时出发；第二批三十多人，由连长成恒遂带领，下午二时出发；第三批四十多人，由营副陈凤来带领，下午六时出发。分为三批，主要是为了缩小目标，避免国民党部队注意。

我们把部队全部拉回大路边之后，便放岗哨监视星子方面动向。跟着，我和副乡长成善渐，大队副陈凤来，成九现等带了五、六个士兵去黄和塘村向游击队负责人成崇正、成崇仕汇报请示。当晚商定第二天晚上由游击队回大路边来接应我部起义。我把起义计划带回大路边，召开了连、排、班长会议，并且召开了全营起义动员大会。除反共分子陈敬统、陈才用、成明鉴、石万胜等人早在一个月前逃离大路边外，各连战士，个个欢欢喜喜，擦枪的擦枪，编草鞋的编草鞋，准备行装，告别亲人，准备上山打游击。

一九四九年旧历五月十二日晚上十一点许，成崇正、成崇仕率领一百多名游击队战士，回到大路边。这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起来。连县大路边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地举行了。参加起义的除我部一百余人外，还有其他革命群众二百多人。这支三百多人的起义队伍，连同游击队的一百多名战士，在成崇正、成崇仕等同志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往革命根据地山河乡山洲村去了。

后来，我们这支起义部队与游击队连江支队一部分老战士合编为“金星”“火星”“红星”三个中队，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南下大军作战，为全国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⁴¹

参加下乡宣传工作回忆

关 照 禧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下。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于广州沦陷前已迁来连县。十一月初，省政府在连县发动一百多名青少年到各区乡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参加下乡宣传的，有连县青年抗日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的会员，有连县少年抗日工作队（简称“少工队”）的队员，还有一部分小学教师。宣传员下乡前在燕喜小学会场（在今连州中学礼堂南侧空地处）集中学习三天，主要是听省主席吴铁城、县长何春帆和学者文人许崇清、任毕明、祝秀侠等人的讲演（许崇清、任毕明和祝秀侠都以擅长写文章见称。许氏当时是教育厅厅长。任祝二氏是吴铁城的秘书）。他们讲的除国际国内形势外，更多的是下乡宣传的意义、方式和应注意之点。讲的次数和时间最多的是任毕明，口才数他最好，烟瘾也数他最大。他侃侃而谈，香烟一支紧接一支。他对下乡宣传和组织民众的方式方法很有研究，有一整套理论（后来他把这方面的理论更完备地写了出来，用《四面八方的道术》作标题，在尚仲农、石辟澜、李章达和他